

古

今

譚

槩

請知部第二十一目錄

魏武

計二條

體認天理

朝野僉戴兩孝子

崔張豪俠

乾紅貓

貨金

一錢罪百金

乘驢婦

京都道人

丹客

計二條

耳談二講僧

奉舍利

易術

巫

女巫

黃鐵牌

竊磨

偽壁偽壁

何大復覺盜篇

智婦

詰盜智

計三條

海剛峰

黠豎子

日者

孫典公嫁女

匿年

節日門狀

智勝力

術制繼母

制妬婦

制使酒

教上舍

科試郊餞

金還酒債

下馬常例

月兒高

誦知部

子猶曰、人心之知、猶日月之光、糞壤也、而光及焉、曲
穴也、而光入焉、知不廢、諫而有善、有不善、亦宜耳、小
人、以之機械、君子、以之神明、總是心靈、惟人所設、不
得謂知偏屬君子、而誦偏歸小人也、集誦知第二十

一、

○魏武

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偽敗面、口偏、
叔父見、云中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

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是叔父所告嵩皆不信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行刑汝但勿言某使無他當厚相報此人信之被執不懼遂斬之

啖野葛及夢中殺人皆詐也獨此舉三歲小兒恐亦難欺老瞞所親夫豈木偶必是此老有心預擇一極愚蠢者謬加親愛而借之以實其詐耳知棄之首點賊之魁乎

○體認天理

西堂紀聞。湛甘泉若水。每教人隨處體認天理。居鄉時。凡山川佳勝。田莊膏腴者。假以建書院置學田爲名。必得之爲自殖計。皆資勢於當路之門生。鄉人常曰。此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也。

不是隨處體認天理。還是隨處體認地理。

○解野僉載兩孝子事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鳥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每哭。卽撒餅於地。羣鳥爭來食之。其後

數如此烏聞哭聲莫不楚湊非有靈也

田單妙計。可惜小用。然敬餅亦資真福。稱孝可矣。

河東孝子王燧家。猶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猶犬同時產子。取猶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猶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為常耳。

即使非俄與考何干。

○崔張豪俠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遊江淮。嗜酒狂吟。以俠相許。崔實有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壯士懷中三尺劍。一朝若

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俠名播於人口。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曰：此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有酒否？張命酒，客飲嚼甚壯，曰：聞公義氣，薄有所請，可乎？張唯唯。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所深德，君可假十萬緡，立欲酬之。若濟，則平生恩仇畢矣。此後赴湯蹈火，亦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籌其縑素中品之物，罄以畀之。客曰：快哉！死無恨，乃西囊首而去。期以

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感囊首彰露、客既不來、將遣家人埋之、開囊乃吞首也、方悟見欺、迥後豪俠之氣頓喪

按張祐字承吉、苦吟時、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祐、祐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後知南海罷、但載羅浮石歸、不治產、雖一事見欺、不愧豪士矣

○乾紅貓

夷堅支歸安北門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邊無此種、莫使外人聞見、或

被竊絕我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日申言不已。鄰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竟一見不得。一日忽拽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猶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箠厥妻。已而浸浸達於內侍之耳。卽遣人啖以厚直。孫峻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涕淚復箠其妻。竟目嗟悵。內侍得猶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猶。走訪孫氏，旣徙居矣。蓋用染馬纓緋之法。積日爲雋。前之告戒箠怒，悉姦計也。

○貸金

耳譚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囊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其中貴尤爾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湊貸器幣、約值百金、爲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盧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橫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許貸八百、盧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於此、明日

至寥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日，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

○一錢驅百金

朔海奇聞，怯體惟京師爲最黠。有盜能以一錢驅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詣馬市，呼賣胡牀者，與一錢，戒曰：吾卽乘馬，爾以胡牀待。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馬，試可，乃已。馬主謹奉羈的，其人設胡牀而上，盜上馬，疾馳而去。馬主追之，盜逕扣官店，推馬於門，云：吾某太監家人，欲段匹若干，以馬爲質，用則奉價，店視其良馬，不

之疑、如數昇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迹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爲平分其馬價云。

○乘驢婦

耳譚有三婦人、顧驢騎行、一男子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方其下驢、男子佐之、少婦卽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憇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京都道人

北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咸爭慕之。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聞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掣感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耄偃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僂僂者，卽其父也。」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與從，復與妓爲妻，日飲於西湖，鶴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鏹，一富翁見而心斃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妻至家，出二千金爲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十餘日，密約一長髯突至，詔曰：家僱內艱，童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奈何，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

佯驚曰：敗矣。汝侵余妻，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
銀贖客。客作快快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爲幸。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
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甚欲廣遊
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閭門。丹士不俟啓齒，卽邀
飲肆中，殷勤謝過。旣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
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
債於彼，易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事
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

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旦復竊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僅而得釋、及歸、親知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尚未全輸、但纏頭過費耳、若送却頭髮、博師父一聲、尤無謂也。

○○耳譚二譎僧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饑、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

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
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
絕無此僧殿卽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
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卽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淺
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時因僧異貌遂
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鑿大數珠數十顆
暗噉之皆奸僧所爲

開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已首俾
牛餌之久遂開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

後身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卽俯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溺，始窮其詐。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琉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賴，因詰僧請觀舍利，僧出瓶授與，遽取吞之。僧惶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服巴豆瀉下，僧欬然濯而收之。

〇〇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偽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 ○ 巫

夏山爲巫，自謂靈異。范汝與歲曰：「明日吾握糖餌，令汝商之言而中。」人益信汝。巫唯唯。及明降神，觀者如堵。范握狗矢問之。巫曰：「此糖餌耳。」范拜曰：「真神明也。」卽令食之。巫恐事洩，忍穢立盡。

○ 女巫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舍青李於庭，詒家人瘡腫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

瘡以其素不敬神，神不與教。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神師入視，教我可也。」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梓巫批其頰而叱之。門外自此家人無信崇者。

以舍利取人，卽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幻術愚人，卽有托幻術以愚之者，以神道困人，卽有託神道以困之者，無好，不夜，無低，不寒，信哉。

○黃鐵牌

黃鐵牌，穿窬之雄也，常有酒肆，黃往買，肆者與黃戲曰：

必竊若查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上鋪
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鋪如故亟從他肆物色查
果在閭所得曰黃某主詣黃問故黃用一小竿裏其中
俾通氣以猪鬚囊繫竿端從窗引竿納囊於壺乃嘘氣
脹囊舉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磬

有一老嫗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賦以石塊作包負之至
墟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需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
地負磬反向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賦包磬復負

而出、內外皆不覺。

○偽腹偽覺

閩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中服甚偉、蹶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爐次、若將以治療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覺者垂腹甚大、盤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眾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跨下、復盤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視塞而成、而覺亦偽也。

○何大復覺盜篇

有覺盜者一足覺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按貴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貴上之如是者三矣覺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貴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覺盜稱善儉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知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覺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覺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從櫃出大聲曰盜劫

我二盜惶許遁去，覺盜顧乃得金貨歸。

○智婦

耳譚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鄰人，倉皇間恐反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內，早至賊家門首，割喙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亦不敢言以虛之。

○詰盜智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姪聚巷誦經，一姪以失

永來斷。汝仲命以率麥。實羣。起寧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汝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思。麥當芽。中一蠶。屬開視。其葉。遂命縛之。果盜衣者。以其惑佛。因而惑之。

劉洋之。今泰興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期且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具伏。

陳述古知蒲城縣。有失物。莫知爲盜。乃詎曰。其廟有鐘。

能辨盜爲盜者獲之則有聲陰使人以墨塗而惟焉令
囚入惟摸之惟一囚無墨執之果盜

○海剛峰

有御史恣某縣令縣令密使嬖兒侍御史御史覆之遂
竊其符驗趨走明晨起視篆篆篋已空心疑縣令所爲
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海忠肅時爲教諭往使御史
御史聞海有吏才密訴之海教御史夜半於厨中發火
火光燭天群屬赴救御史持篆篋授縣尹他官各有所
獲及火滅縣令上篆篋則符在矣

○黠豎子

西鄰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穿牆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穿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於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唇，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穿中，其笑我終無已時，小人拖人下渾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

○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仰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孫興公嫁女

王文度

坦

弟阿智

度

惡乃不翅，年長失婚。孫興公

祥

有

女亦僻錯，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知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忻然以啓藍田。送藍田驚異，既成婚，女之頑，乃過於婿。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得婦。孫女得夫。大方便。大功德。何言詐乎。

○ 匿年

凌景陽與京師豪族孫氏成姻。嫌年齒。自匿五歲。既交禮。乃知其妻匿十歲。王素作諫官。景陽方館職。坐娶富民女論罷。上知景陽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孫氏所匿。上大笑。

○ 節日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遣人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竊以酒肴。因取書筒。

視之凡與已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已門裝。其人既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劉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已。

○智勝力

王卞於軍中置宴。一角抵夫甚魁峴。負大力。諸健卒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畧展。魁峴者輒倒。卞以爲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醬。預得之。同伴先入厨。求得少許醬。後見輒倒耳。

○術制繼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

以母信佛。乃夜潛起。列五托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
悸。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
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衾內。母整衾見怪鳥飛去。大
懼。召巫媼問之。公懷金賂媼。詐言王狀元前室。責母虐
其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鳥是也。後
母大慙。叩頭謝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悵悵。乃驟
然魁。自是母性驟改。

○刺妬婦

燕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妬。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

繩士密與巫媪謀，因婦眠，士以繩繫羊，練精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敬草不笑，時作腹痛，婦愈悲哀。」後畧復，婦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制使酒

朱業爲宣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寒惟一呼，憚慄而止，報

易領通判之職。至府數日。業爲易啓宴。酒未三爵。易乘宿醒。擲觥排席。垢壤蜂起。業怡聲屏障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業無復使酒焉。

○教上舍

韓侂胄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教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昇去矣。教知必爲韓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問教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一。

○科試郊饒

科試故事。邑侯有却錢酒酸甚。衆譁席上。張幼于令勿
喧。保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爲壽。侯不知其異也。既飲。
不覺攢眉。怒懲吏。易以醇。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
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
公問故。清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
家還債。公大笑。

肯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清老似多說一議。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爲汚已便欲作狀并物申解上司吏輩所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寘於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卽發由是吏民警懼課息俱備比終任榮錄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制須有文牘吏齎案至俾昇櫃於舟載之而去

不婚不食人已而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月兒高。

袁凱作 太祖能得風疾 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鯨
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瞪目熱視使者唱
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乃置之

請知部

終

僂弄部第二十二目錄

石動箭

計二條

捕獺程

能言鴨

靴直

酒令

計三條

石學士善詭

計二條

鳴鞭爲度

儉驢

弄僧

鐵牛

候白

玉韋

胡思亂量

劉貢父謔

米老菴

蘭玻

愛東坡

曝鼻輝

對語 計二條

李章題壁

堂候官

鳥官

戈壽官

古物 計二條

鼎飯匙飯

馬標

張咸先

駝峰

安石榻

張端

錢文相諫

竹堂寺

楊南峰 計五條

王夢澤

曲江春宴

莊樂

朱達悟

孫興公

巡按許孛家

石韃子

計二條

翟未齡

計四條

袁汝南

薛昭緯

計二條

孔緯

好嬉子

畫葡萄

畫梅

景清假書

李西涯題畫

祀真武

王戎後身

滕元發

王中父

計二條

龍德化

丁謂

才寬

呼如周名

中官性陰

宋太祖鄉鄰

劉貢父

論楊子雲

陸平泉

箕仙

押衙詩

張幼于謎

痔字

比玉居

朱古民

儼弄部

子猶曰古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然則弄人卽
自弄耳雖然不自弄將不爲造化小兒弄耶倪儼場
中大家搬演將去得開口處便落便宜謂之弄人可
謂之自弄可謂之造化弄我我弄造化俱無不可集
儼弄第二十二

○○石動筒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
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饒子箭高祖曰

非也。石動筓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筓對曰：是
煎餅。高祖笑曰：動筓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
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筓爲謎，復云：卒律
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也。高祖
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筓曰：乘大家熱，錯子頭更作
一箇。高祖大笑。

高祖稱郭璞詩絕佳，石動筓曰：臣詩勝郭一倍。上大不
怡，詰之曰：那見勝處？動筓曰：璞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
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一。

倍乎上大笑。

○捕獾狸

趙后外傳樊嫪語飛燕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獾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獾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

○能言鴨

陸龜蒙居震澤有鬪鴨一鬪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出舍下挾彈斃其綠頭者龜蒙手一表駭云此鴨善人言持附蘇州上進天子便者斃之奈何內養信其言大恐。

遂以囊中金酬之。因徐問其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大笑曰：吾戲耳。

○靴直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五百。和性偏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五百。

○酒令

賈時彥善謔。赴宴酒半，主人請令。賈曰：乞諸君射一筈，不中，浮以大白。曰：天不知地知，爾不知我知。舉座不解。

罰通賈舉一足置案上曰我靴底有腐孔也

甘露寺僧性空善飲一客擲色行舊令云補不足慶有餘初擲不足曰僧飲又擲有餘亦曰僧飲眾客俱不解客曰俟令畢當言之既畢令而僧醉矣執盃言曰酒不敢辭請明其故客曰不足者無髮有餘者多一頭眾大笑

王元美與客譚集王偶洩氣眾客皆匿笑王卽設令要經書中譬字一句王舉能近取譬眾客於譬如北辰譬若掘井等語盡舉之王皆以不如式論罰眾客不服王

曰我譬在下，不若公等譬乃在上。

○石學士善謔

石中立，字表臣，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卒問曰：是誰撰？盛不覺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爲杜撰，或云杜默，非也。盛文肅公在杜默之前矣，然俗有杜田、杜園、杜酒等語，恐是方言，未必有指。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卽欲趨避，行百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鳴鞭爲度

焦芳初還朝，失記朝儀，李西涯曰：「以鳴鞭爲度，一鞭走兩步，再鞭又走兩步，三鞭上御道。」芳諾之，旋悟曰：「公乃戲我。」

○偷驢

張玉陽

思

河南人。一日語陳玉壘公曰：官貧幸得偷，

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峰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偷送馬，是盧送。可謂恰當。蓋河南人有偷驢賊之號。公以謔之。

宋學士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牽去其驢。公怒，作詩曰：蹇驢掣斷紫絲鞵，却去城南赴艸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今河南人曰偷驢賊，曰版腸，本此。

○弄僧

一僧從雪中來，唐六如戲之曰：聞孟老相期郊外尋梅。

信乎。僧曰：非孟也，張也。六如曰：張公多顛倒，大須防之。時有匿笑者，僧悟云：却被唐公弄我半日。六如曰：怪道硬糲起來。

○鐵牛

陶穀小字鐵牛，李濟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至河源，卽思靈德。陶初不爲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侯白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謔之曰：日之夕。

免。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

牛僧孺善爲文，楊虞卿善談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從來楊姓爲牛，帶累久矣。

○王韋

王韋作詩，爲諸老所賞。儲瓘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戲曰：本是王韋，蓋指王摩詰。韋蘇州諱之。

○胡思亂量

何臬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視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爲司農卿，具諸倉米麥數白臬。臨去，臬送至廳事，傍遽言

曰、大、卿、切、勿、令、亂、量、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謗、有、胡、思、亂、量、語、也。

好、簡、救、時、宰、相、。

○劉貢父諫

孫、華、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與、孔、夫、子、孔、宗、翰、宜、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爲、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纏、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米老菴

米元章築室於甘露寺榜曰米老菴寺大火惟菴與李
衛公塔獨存元章詩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謔
之者添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菴蓋元章母入
內爲老娘以母故命官也

○蘭玻

耳譚青州東門皮工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謀爲
贈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玻可乎衆問何義
曰蘭多芬故號蘭玻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俱

不覺其義後徐思蘭玻依然東門王皮也。

○愛東坡

陸宅之善諧謔每語人曰吾甚愛東坡時有問之者曰東坡有文有賦有詩有字有東坡巾君所愛何居陸曰吾甚愛一味東坡肉聞者大笑

○曝鼻輝

阮咸籍兄子也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曬衣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績鼻輝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

復爾耳。

○對語

關憐推官貌不揚。過南徐客次。見一解衣客。偃坐關。憐而問之。對曰。太子洗馬高乘魚。良久還。詢關。關答曰。某乃是皇后騎牛低釣籠。朝士駭曰。是何官。關笑曰。且欲與君對語。切耳。

王丞相珪云。馬子山。騎山子馬。

馬希夷字子山。據王人駿有山子馬之名。

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某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止欲作對。爾寒非有盜也。

○○李章題壁

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曾姪
孫某至此士人李章好譏題其傍曰泥元皇帝三十七
代孫李章繼至

○○堂候官

張小江覓候門教讀劄付歸棗里中冠帶錦繡謁一富
人富人乃駢者服梨園具出迎張駭曰兄是貴職答曰
弟是牛丞相堂候官

○○鳥官

陳太卿嘗畜小鳥，作籠爲官船樣，上列鹵簿，榜其船曰：鴻臚寺。人問之，笑曰：鴻臚故是鳥官。

○戈壽官

下雒地方有戈壽官者，富而慙。夏月赴親家，喜筵着大紅綳員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暖以沸湯，汗流竟踵。及久，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者曰：公侯須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涼亭弄脫衣拭汗，始把杯，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古物

李寰建節青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多蓄古物
遇寰生日特以箱擊一阜襖子遺之書云此李令公收
復京師時所着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遇
恭誕寰以箱盛一破膩脂幞頭餉恭云知兄深慕高真
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
以阜襖易得破帽此番古董交易折本多矣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謂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
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應犧氏之
物乎公子齋三日龍門子乃設几布筵眞寶積其上藉

以文錄各再拜而興，啓積視之，乃宓義氏之八卦也。

○鼎飯彘飯

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餐鼎飯，任往，乃設白飯一盂，白蘿蔔，白鹽各一椀，蓋以三白爲鼎也。後數日，任亦召郭食彘飯，郭謂必有毛物相戲。及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蘿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彘飯。郭大笑而別。

鼎音考，音無曰毛。

此條見魏語錄，他書作蘇黃相謔，殊誤。

○馬郁

後唐馬郁滑狎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啖異日韡中置鐵錘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案

○張咸光

玉堂閒話梁龍德間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復有劉月明者亦然每遊貴門卽遭虐戲方餐時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駢馬溫積權判開封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曰往投溫諫議問有何紹介答曰

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潛龍宮
上梁文云饅頭似梳胡餅如籠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
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盼聞者絕倒

○駝峰

尚書呂震與學士解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
甚美未之嘗也解詒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詒也
他日得死象蹄脰語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之解
大嚼去呂謔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駝
駝不是呂生來說謔如何嚼得這般多解大笑

○安石橋

李漢碎胡瑀瑤盤盛送王荅曰安石橋荅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張端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富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卽殺之吏白尹尹問端答曰按律諸無故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錢文相謹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

小兒者是也。一日請文徵仲泛舟石湖。知文性不近妓。故匿妓於舟尾。船既發。乃出之。文一見。倉惶求去。錢命舟人速行。文窘迫無計。錢平生極好潔。有米南宮倪雲林之僻。文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絛甚臭。至不可向。通文卽脫去襪。以足絛玩弄。遂披拂於錢頭面上。錢不能忍。卽令舟人泊船。縱文登岸。

○竹堂寺

唐伯虎視希哲與文徵仲氣誼甚深。而情尚迥異。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遊竹堂寺。近寺故多劣妓。唐預使人

持東金示之。囑云：此來若何衣冠者，文君也。其人多狎邪遊，而喜人媵，不善媚人。若輩有能得其歡者，卽以此金爲酒資矣。妓信之。伺文至，爭先獻笑，牽衣挽袂，堅不肯釋。文五色無主，見唐祝匪笑，悟曰：兩公謔我耳。明剖其故，一笑而散。

○○楊南峰

俗傳三月三爲浴佛日，六月六爲浴猫狗日，有客謁楊南峰，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不解，謂其傲也。思以報之，楊乃於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

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洗浴君訪我時三
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

譙派誤作
唐伯虎真

楊南峰嘗觀優而善之謂優曰汝曹第努力當以一金
勞汝恨目前未便耳因索紙判賞付之期明日來取優
喜於得賞畢獻所長楊極歡而罷次日羣優持票徵賞
楊笑曰汝真欲賞乎我愛汝戲快活竟日汝貪我賞亦
快活一夜我與汝兩准可也又有僧額患癬楊自詫有
秘方取鳳仙花搗爛使以帕裹於額上三日即效如期
開視染成紅額僧彌月不敢見客

先是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峰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老先生老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有識者笑曰此詈公也蓋上列皇老烏龜四字公乃悟

有富翁鄉居求楊南峰門對一聯此翁之祖曾爲人僕楊乃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有喪家其子不戚楊南峰爲諸生時特製寬巾往弔既下拜巾脫滾入座下楊卽以首伸入穿之幕中皆笑楊

遽出此子遂蒙不孝聲。

南峰作事刻薄。每每如此。後子孫微甚。其墓爲羣乞兒蔽。今呼爲楊家墳者是也。志之以爲永戒。

○王夢澤

黃岡王夢澤太史善謔。一日往謁郭桐岡太府。見府前有枷犯。乃其家用之鋸匠也。顧謂郭曰。旣常解鋸矣。而於此猶枷頸焉。郭大笑。遂釋之。又客有患癩者。王曰。何不付鹽於患處。以磚燒熱。徐擦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王。王曰。磚鹽癩。則絕無可知。此古方也。又客有患赤鼻。

者王教以油梳于熾熱擦患處自愈及用之愈赤又以問王王曰吾但知蘇子遊赤壁耳

○曲江春宴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用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紫衣肩輿金翠之飾夏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拂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鶴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謔不已羣興方酣完乃於簾間垂足露膝脛極偉而長

衆忽視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莊樂

莊樂，國初名醫也。好談謔，同郡李庸，遺家僮持東詣樂，誤稱其名，樂詰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即令負還。

煙霞小說誤作朱達悟事

○朱達悟

朱達悟善謔，凡里中宴會無不與者。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船樓躍出。

曰予在矣。蓋預知肯已。絡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
卽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
登。衆從之。挈棹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
醒。呼而掖之。輒搖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留。衆乃先發。
朱從間道疾歸。時已暝。乃濡其衣履。被髮擊諸同游者。
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沈於湖。余偶得漁者援焉。聞
者長少驚啼趨往。至板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孫興公

褚公孫興公同游曲阿。使湖中流風狂。妨欲傾覆。褚公

曰、此妨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據檻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巡按許學家

麻城侍御董公石述其同年進士某、亦作御史、往貴州巡按、未行、一日有他御史過其家、知其素懼內、其室甚悍、戲之曰、朝廷今有特恩、凡雲貴巡按、皆許學家自隨、悍妻於屏後聽之、信以爲然、遂裝束堅欲同行、御史曰、世無此理、彼戲言耳、妻曰、君子無戲言、老賊欲背家娶

妾爲樂耶。其托親黨再三叱咤，終不聽。其竟以此請告不行。

○○石韃子

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爲石韃子。善誦，多智，嘗因倦步至邸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爲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牕晝寢，牕隙中見兩樓相向，一少婦臨牕刺繡，石乃襲僧衣帽，開牕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與僧鬪，僧茫然莫辨，亟去，而石安處焉。

石生在太學時，每苦司成之虐，夜半於公座糞焉，植小

竹枝爲紙旗而書已名，司成晨出登座，旗折，舉火視之，污穢狼籍矣。見石名呼欲加責，石流涕稱寬曰：「誰中傷者，止由太宗師不相愛故耳，豈有某作此事而自標求責者乎？」司成以爲有理，竟不之罪。

○○翟永齡

翟永齡常州人，初入泮宮，師長日以五更升堂講課，同輩苦之。永齡因伏短牆下伺其走過，疾取其帽置土地神頭，師過覓得之，以爲怪，大懼，不復發行。

翟永齡平日不詣學官，師怒，罰作一文，以牛何之命題。

翟操筆立就。結云：按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翟永齡赴試，苦無貲，乃買棗泊舟市墟，呼羣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常州至京，民謠載道，大獲贖助。

畢竟天下勢利者多，故翟得行其詐。然用此等錢珠，不罪過。

翟母飯心釋氏，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

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爲母作千萬聲。其怒當何如。母爲少止。

○○袁汝南

吳人袁汝南。詣友人師子喬家。輒竟日狂飲。子喬之妻深厭之。子喬曰：此仙人不可慢也。問何以見爲仙乎。曰：凡吾舉動。雖細微無不知者。妻猶未信。子喬乃陰與汝南爲約。次蚤聞叩門聲。子喬心知爲汝南矣。謬曰：清蚤誰耐煩。且圖歡耳。使妻持已之禁。已而叩門愈急。妻問

爲誰應曰我哀汝南也妻曰彼昨夜未歸汝南曰子喬
既不在嫂手中所持何物子喬謂妻曰我固知仙人不
可欺耳妻自此終不敢慢汝南矣

○薛昭緯

唐薛侍郎昭緯未第時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
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薛昭緯使梁梁祖宴會間話及鶴子輒以爲贈昭緯戒
僕曰令君所賜真須愛惜可將紙裹裹鞵袋中

薛後遭黃巢亂流離饑困遇舊識銀工延之飲饌甚

豐昭緯以詩謝曰、一樛覆根數十、斂盤中、猶更有餘、
麟蚤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冶銀、體根羊內也

○孔緯

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豬先至、公有
所賜、謂曰、宅中甚開、不得厚致、若見諸野豬、幸勿言也、
復有一伶善笛、公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
孔諸伶大笑

○好娘子

吾術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娘子、蓋吳中方言、一日觀

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爲題詩後倒用此印
觀者咸疑其誤魏公見之罵曰此非誤也他道婦人會
作畫倒好嬉子耳

蘇軾題

○畫葡萄

相子庭和尚攻畫葡萄又善飲啖醉飽方落筆曾有一
富室延之禮待甚腆其家先已糊絹食畢以十指蘸墨
亂點絹上而去主人茫然少頃索筆掃餘布葉而成點
皆子也自題其上曰昨夜園林雨過葡萄長得能大東
海五百羅漢一人與他一箇

○畫梅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柱云：烏音人又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

○景清假書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生旦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於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牕所業書，即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子珍秘。

太甚特相戲耳。

○李西涯題畫

大僚吳某家藏陳圖南小像亦名筆也。遍求在京名公題咏。邵半江詩先成。求質於李西涯公。公詒曰。尚有一二字未穩。俟予更之。因嘿記其詩。先題吳公畫上。邵見之。撫掌大笑。

按邵詩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嶽色江聲共此真。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

○祀真武

買秋壑會客。庖人進饗。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真武。饗似真武。案下龜。故不食。盤中復有蔗。又一客曰：不食。秋壑詰其故。客曰：某亦祀真武。蔗不似真武前旗竿乎。滿座大笑。

○王戎後身

廬江尹李公有門子，甚荷寵。一日諸僚畢集，共諛之。或云：龍陽。或云：六郎。霍山尹羅公獨曰：此王戎後身。李驚問故。羅曰：因前生鑽李。今索債耳。

○滕元發

司馬溫公劾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滕元發爲起居注，旣歸，王就問蚤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滕戲曰：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王中父

王介字中父，性輕率，每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渾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清正滄流。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介甫。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

上住國。死時猶合代闕羅。介甫笑曰。闕羅見缺。請速赴任。

王中父與劉貢父同考試。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之家諱也。因相詬罵。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伎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時雍子方爲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決臀杖十三。貢父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

自代

○○龍德化

黃都龍太渠官郡守致仕其子名德化以鄉舉選官爲
府判臨之任太渠治膳餼之屬曰爾平日好謔今日居
官不得復爾德化起立應曰堂尊承教了太渠不覺失
笑

○丁謂

丁謂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筋於灰燼間書畫同
舍伺公暫起燒火筋使熱公至仍書爲筋所烙曰昨宵

通曉不寐、爲四鄰弦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格其父母祖先耳。

○才寬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氣、不見人亦可。

○呼如周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
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
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
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
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中官性陰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橫官員接見多遭叱辱
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爲意大用喝問
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

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歎服。

○宋太祖鄉鄰

宋太祖慮囚，一囚訴稱：「臣是官家鄉鄰。」太祖疑爲微時比舍，亟問之，乃云住東華門。帝大笑，亦竟釋之。

○劉貢父

劉貢父爲試官，出席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輿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可也。」時馬默爲臺官，彈奏杖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歎曰：「旣云馬默，

豈合驢鳴

○論楊子雲

王介甫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衆大笑。

○陸平泉

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箕仙

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於掌心書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卯原非卯，如卯不是卯，仙家無用處，轉贈與拿堂。見詩話。

○押衙詩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滌後，蜀江漲勢高，遇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後無繼者，詩僧齊已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者，戲謂已公曰：某有詩已。

絕諸人不必措詞。已公堅請口札。押衙朗吟曰。可憐洞
庭湖。恰。到。三。冬。無。龍。鱗。以。其。不。成。湖。也。已公大笑。

○張幼于謎

吳門張幼于使才好竒。日有闖食者。佯作一謎粘門云。
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差不差。好不好。無有中
者。王百谷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爲
丞相。小不小。開了門兒獨自卷。差不差。開了門兒大家
喫。好不好。張大笑。

○痔字

近謹云葉仲子一日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从丙从矢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衆方烘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衆復烘堂

○比玉居

有王生行一者美其人多嬖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顏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古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也分合言之乃

王一屁古四字

○朱古民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誘汝出戶矣。

儂弄部 終